

法网丛书

巫山奇案

茅瑞云 著

下

这是一名检察官在办案的过程中写下的一篇篇精彩的办案手记，在叙述案件的同时，记录了他与此有关的深层次思考……

大众文艺出版社

法网丛书

巫山奇案

茅瑞云 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四、特别“家访”

连续几个月，专案组不分昼夜地工作，个个熬红了眼。一天夜晚，专案组正准备休息，门外走进一位少妇。

少妇看上去二十八、九岁的年纪，鹅蛋形的脸上，表情局促不安。她一进门就低声哭泣着。

“我要控诉姜×，她强奸我……”

这个少妇是从外省嫁到C村的。结婚后生育两个子女。一年前，好想让大儿子上小学，就到学校找姜×。

姜×眼睛盯着她那漂亮的鹅蛋脸，心里连打着歪主意，口里冷冷地说：“不好办，学校课桌紧张，书本预订也不够，你小孩等以后再上学吧！”

少妇听了这话，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在这大山沟里，人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干，一年到头所剩无几。许多人至今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他们指望儿女读书升大学，跳出山沟攀龙门。否则，就只能一辈子在这“山庙”里当“苦行僧”。少妇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来找姜×的。

“姜老师，你行行好，让我小孩上一年级吧。”少妇继续恳求着。

“很难办”，姜×长嘘了一口气，淫邪的目光在少妇丰满的胸脯上来回扫描着，“不过，我想想办法。”

“那我先谢谢你啦！”少妇见他松了口，满心欢喜。

“不用谢，事情还没办哩，你先回去等待消息吧！”姜×欲擒故纵，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发出得意的奸笑。

夏末之夜，万籁寂静。少妇的丈夫外出打工未归，便拥着小孩上床睡觉。少妇迷迷糊糊间，隐约听到有人敲门。

“谁？”少妇警惕地发问。

“我，”姜×轻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来给你报喜的。”

听了这话，少妇怎敢怠慢，慌忙起来开门让座。

“我决定录取你小孩上一年级，”姜×故弄玄虚地说，“你知道，村小学挤得很，课桌又紧缺，我特意给你小孩腾了一个座位。”



“真的?”少妇喜出望外。

“这还有假,不信你明天带小孩去上学就知道了。”姜×眯着一对小眼睛说。

“太感谢你了,姜老师。”少妇喜得脸上飞出红霞。

“那你用什么谢我呢?”姜×歪着脑袋问。

少妇赶紧接过话茬:“等我丈夫打工赚钱回来,我给你送红包。”

“我不要红包”。姜×色迷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少妇,“我只要你……”说着,他伸手搂住少妇。

少妇吓得向墙角退去:“姜老师,别这样,别——”

“嗯?”姜×双眼射出恶狠狠的凶光,“我跑夜路辛辛苦苦赶来家访,你还不慰劳慰劳我,你儿子还想不想上学?”

“这——”少妇不知所措,犹豫间,姜×已使劲把她攒倒在靠墙的沙发上,双手麻利地剥下她的裤子。

在忍受着姜×的疯狂蹂躏时,少妇想到过反抗,也想到呼唤住在里屋的公公前来搭救。可是,她在屈辱中,想的更多的是小孩的入学问题,想到自己的名声。于是,她最终没有勇气反抗呼救。放任姜×在她那趋于麻木的肉体上任意地摧残,发泄兽性。几天后,姜×传给少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那天晚上你被我干了,你身上的秘密都被我看的一清二楚了。以后,你肯给我干也好,不肯给我干也一样……”

审讯中,姜×却百般抵赖。他狡辩说:“我和×少妇是通奸,第一次在她家沙发上干,她没叫喊;第二次,我利用家访,把她叫到屋檐下干,她也没有反抗;第三次家访后,我在沙滩上干好,她也没有拒绝,我干她是她自愿的,不能算强奸她。”

实际上,姜×利用职权奸淫的少妇又何止是×少妇一人。

又一个夜晚,山林发生火灾,男子汉都上山灭火。姜×不去灭火,伺机窜到另一个学生的家里,找他母亲“家访,强行求欢。

……出于保护名声,许多少妇不愿控告,然而,只要背后有人提起姜×的名字,少妇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吐口水,骂他是流氓,猪公,纷纷要求依法严惩姜×。

姜×奸淫众多幼女、少妇铁证如山，无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极力诡辩，都难以逃脱必然被枪决的厄运。

五、死囚自白

在司法干警的反复教育帮助下，姜×这个披着“师圣”的色魔，对自己的罪行作出了一番铭心刻骨的自白：

“1982年初，我任C村小学代课老师的第8天，看到幼女e长的可爱，一股欲火冲上脑门，下身阳物痒痒的，我再也控制不住。我随便给学生布置了作业，就把幼女e叫到离教室不远的烤烟房内，奸淫了她……

“我第一次干了那种事后，心里挺害怕，担心e女把这件事告诉家长，向公安局控告，那我一切都完了。那几天，我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是，过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发现她去告我。我心里想：她一定是怕我这个老师身份。于是，我的胆子壮了，接二连三地奸淫了在读的幼女。

“我奸淫了那么多的幼女，历时十一年才被查出，主要原因有三条：

一是利用教师的特殊身份搞幼女。在这个小山村，人们都希望子女成才，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入学读书，小孩们求学迫切。我是老师，很受村民的尊敬。村民们叫子女要听老师的话，学生就照办。我就利用师道尊严这一条约束学生，小孩们尊敬我甚于尊敬他们的父母。因此，我叫他们干那种事，大部分学生都不敢不听，由我乱干。

二是采用了手中的特权搞幼女。我是村小学唯一的老师，权利跟校长一样，掌握着学生的入学、升级和留级大权。我想让谁上学就让谁上学，想整哪个学生就整哪个学生。对听话的让我干那种事的幼女即使成绩不及格，我可以给她报及格升级；对不听话不让我干的幼女，我可以降低她的分数，不让她升学，甚至给她停学。当然，也有个别幼女听话让我干的，我也让她留级。H女长的很漂亮，每次干她，她都很顺从。对这样一个尤物，我舍不得她升学。

她读二年级要升三年级到别的学校读书时，我特意给她打不及格，连续让她留级两年，供我玩弄。

三是利用人们对老师的信任搞幼女。老师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圣洁而伟大的，受到人们的普遍信任和爱戴。我利用山民们对老师的盲目信任，把幼女阴道搞出血后，经常主动背送幼女回家，对他们的家长谎称是上体育课摔伤出血，让家长弄点消炎药给幼女吃。这样，多数家长非但不怀疑，还当面表示感谢我，送我不少好话。

“我凌辱幼女的主要手段，主是奸淫，……”

对于姜×的兽行，公安人员曾一度怀疑他是个性变态者。审问时，他对罪恶动机的供述只是为了好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他泄露了全部“天机”。

一天，县看守所四号房内传出一阵呼救声看守所干部赶紧冲过去，开启牢门，发现姜×已被其他人犯打得鼻青脸肿。

“怎么回事？”干警大声喝问。随即，把动手打姜×的几个人犯逐个提出号房审问，终于问清了原委。

原来，姜×在和其他人犯瞎扯谈时泄露了奸淫幼女的“天机”。

“你为什么要干她们？”

“这有两个原因，”姜×伸手比划着，“一是为了尝尝‘小鸡’的滋味，二是为了给我大哥报仇。”

“报仇？”四号房里所有人犯都好奇地竖起耳朵听着。

姜×的大哥曾是山村一个善于经商的能人。后来，他大哥靠行贿买了个村委副主任的头衔。伙同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等干部共同贪污公款几十万元，愤怒的C村群众奋起揭发，检察机关及时查处，他大哥被判处无期徒刑。

“哼！”姜×咬着牙关，耸了耸鼻翼，“他们让我大哥坐一辈子牢，我就要为我大哥报仇，干他们的女儿，让这些幼女耻辱一辈子，让他们的父母亲跟着痛苦一辈子。”

最后，姜×歇斯底里地说：“我恨不得把C村变成无处女村……”

“为这事，你就这么狠心？”一个人犯反问。

“嗯!”姜×挺了挺胸脯,神气十足,好像他现在不是人犯,而是一个英雄。

“啪”的一声,一个人犯扬起巴掌重重地落在姜×的脸上,“伙计们,这家伙连畜牲都不如,揍他个王八蛋。”

不知是这一声呼唤煽动的作用,还是人犯的良知得到发现,顿时,几个人犯拥上前来,揪住姜×一阵拳打脚踢。

四号房的骚乱平息了,姜×奸淫幼女十一年的动机才划上圆满的句号。

六、案后沉思

姜×被依法处决了。作为案件本身,已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然而,办案人员掩卷之科,更多的是陷入沉思。

沉思一:案犯不终师德。教师担任培养下一代的重任。因此教师道德比其他职业道德有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然而,审讯中,提及师德规范,姜×不仅一问三不知,还反问:“上面只给我教学任务,没有组织我学师德规范,我只要完成教学任务,师德方面会有谁来认真考查?”这样一个缺乏师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教师,怎么能不堕落?

沉思二:封建道德作怪。姜×淫恶十多年,许多当年受害的幼女,如今长成大姑娘,她们有的还在上中学,有的已参加工作,绝大部分未婚。调查取证中,她们中有的不讲真话。为什么?她们怕实情被村民知道后会遭到冷嘲和自服,影响自己的名声,不好出嫁,在社会上也难以立足。这也难怪,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道德观念的束缚,社会舆论的不公正,必然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她们有苦难言,给办案带来困难。

沉思三:愚昧和法盲共存。在侦查过程中,有个受害女的父亲系姜×同宗,他不同意女儿作证,更不让录取证言,问及原委,他拍着胸脯说,“我女儿被姜×搞了,现在也长得好好的,没有什么损失,不敢害老师哩……”愚昧的连女儿的贞洁都不顾了。当姜×一审被判死刑时,为了免于一死,他的家人四处活动,有的为他里外



串供,有的为他作伪证,有的受害者还翻供,有的写信恐吓在外地打工的受害女,当公安人员千里迢迢赶到外地取证时,证人早已跑得杳无音讯,由于愚昧和法盲的困扰,市、县有关司法人员十多次深入发案地查证,几经反复,颇费周折。

沉思四:家庭引导失误。尊师受教指的是学生要尊重教师的人格和教学成果。但山村家长们却片面理解,平时都教育子女“要听老师的话”。在小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形成盲从老师的观念,不管老师讲的是否文明、合法都服从,由此难免产生了悲剧。本案中的受害女对姜×的兽行除了2个有反抗外,其余的“都听老师的话”,以至在读幼女被姜×凌辱了十一年。

但愿人们能从本案中得到启示警醒。

山妹飘零

案发深山

1996年3月10日下午6点多,闽西北A县公安局值班室铃声大作,一护林员报告:离县城百里外的鸭龙山上发现一具尸骨。

主管刑侦的陈建明副局长,迅速带着刑警队出发。警车尖啸,追风逐月。8时许抵达现场。山风骤起,伴着阴冷之气,只觉恶臭扑鼻,直冲胸臆,令人恶心。

护林员仔细陈述他发现尸骨的经过:“下午,我巡山路过这里,闻到臭味,以为是野兽死了,带着好奇爬上山,到近处发现是一具尸骨……”

“上一次巡山是什么时间?”陈副局长问。

“我们村的山场很多,全部巡查一遍要花好多时间,”护林员说,“我有20多天没到这里巡查了。”护林员无法提出更多线索。

老天好像故意作难,原本深蓝的天空突然乌云翻滚,顷刻间,月亮被淹没在云海里,山上一片黑暗。接着,阴风挟着雨点劈头盖脸地甩下来,现场一片狼籍,无法勘查。刑侦人员扛来野外发电机发电照明,冒雨勘查。

尸体位于一株直径10多厘米的杉树处,死者右手被打结成索的毛巾条绑在离地一米高的树枝上,呈坐式向南背北,尸检可见,死者上穿四方紫花格短袖上衣,白色胸罩,下着黑色高腰裤,白色短裤,脚穿白色塑料凉鞋,腹下地面有一块海鸥牌女式手表,时间停留在10点21分,胸腹部大面积缺损,边缘不整齐,裤腰上挂有一串锁匙。

杉树杆一米高处还挂有一件宽大的男式上衣,现场周围飘散有大量10元、50元、100元票面的人民币碎片。



案情分析会就在这雨夜的现场进行。

法医报告：死者系女性，身高约 1.65 米，年龄 25 岁左右，从尸体大部分白骨化程度分析，死亡时间在 20 天以上。从死者手表停留的时间以及山高林密的现场夜间不便行走的情况分析，凶手作案时间应是上午 10 点多，但也不排除夜晚作案的可能性。根据死者右手被绑的情况，智慧的陈副局长，朝刑侦队长张平呶了呶嘴，心直口快的小张爽快地打开了话匣：“现场周围残存大量人民币的碎片和胸腹缺损部位边缘不整齐分析，凶手作案手段可能是用爆炸。”

“我补充一点，”指导员陈武说：“根据现场留下大量人民币分析，凶手不为财，死者系一年轻女性，因此，极可能是情杀，或仇杀，从现场的宽大的男式上衣看，凶手是个身强力壮的男性。”

会场一阵沉默，唯有雨点敲打树叶的声响。

陈副局长抽出一支烟衔着，“啪嗒”一声叩开打火机，说：“大家分析的有道理，现在，首先要弄清尸源，根据死者的特征和遗物，着重查访，本地人和外来人员包括打工的，有无女性失踪者。对离家外出打工或做生意近来没回来的人也不能遗漏。”

死者是谁

风在吼，雨在下。刑侦队员迅速分头走访。这里山野广阔，人口稀少，村落分散，又值双枪农忙刚过，相当一部分农闲的妇女外出打工，外来民工来来往往的打工妹也有不少。要从速查出尸源，困难不少。干警们踩着雨点，深一脚浅一脚地行在山岭之间，挨家访问，直到鸡鸣三更，好不容易查出十几个外出打工未归的青年妇女，比照尸体遗物特征，结果没有一个对直号。

干警们肌肠辘辘，浑身疲惫，仍然鼓足勇气访查。

在一个山凹里，指导员小陈和 2 名干警把一家罗姓的农民叫醒。罗妻听了死者特征，又看了死者的手表，认为死者可能是女友曾××。曾母在城关开小食店，20 多天前，罗妻见她回来过，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的影子。

小陈问清了曾女的住处，急急赶去。拐过一丘田垌，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半山腰的一座木瓦房前停了下来。

半旧的木瓦房内住着曾女的母亲，丈夫和儿子。曾母揉着朦胧的睡眼，开了门，听明来意，抱住遗物到电灯下仔细端详。

“这是我女儿的锁匙，”曾母惊叫一声，拎起现场检见的一串锁匙，先开了大门锁，接着，又去开了曾女住的房间。一切都明白了，曾母一下瘫坐下来，泥塑木雕般地发呆，泪珠滚落……

为了进一步证实死者是否是曾女，陈副局长电令在城里的干警访查曾女。尸源有了眉目，小陈紧张的心情宽松了许多，他同情地看着曾母。

“你女儿身材多高？”小陕西省耐心地问。

“1.6 米多。”曾母说。

“她是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出去？”

曾母掐指想了想，说：“我女儿是 7 月 19 日回来，7 月 20 日上午出去的。大约 8 点多，她说做生意钱不够，向我要了 1700 元，就出去了，想不到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我可怜的女儿啊……”曾母泣不成声。

小陈沉思了一阵，问：“老大娘，请你好好想一想，你女儿平时都和谁来住？”

曾母除了流泪，只是摇头。

小陈想找曾女的丈夫了解，其夫夜出抓鱼未归。

半个小时后，城里传来消息，曾女经营的小食店，“铁将军”把门，锁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埃，邻居提供，曾女店门已关闭 20 多天，曾女丢向不明。

从调查的种种情况判断，无名女尸为曾女。那么，曾女为什么被杀？凶手又是谁呢？

娇妻弱夫

曾女被害的消息一夜间传遍山村。人们议论纷纷，协助公安人员提供线索。曾女的丈夫郑×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理由很简单,郑×和曾女婚后不睦,经常吵架闹离婚,郑×还在村民中公开数落过妻子,扬言总有一天会跟妻子拼个死活,俩个似乎有解不开的疙瘩。

于是,郑×成了第一嫌疑人,天亮前,他抓鱼回来,前脚刚踏进门槛,就被请到公安局预审室。

小陈给他倒了开水,问:“你老婆死了,你知道吗?”

“她死了?……”郑×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不解地反问,“她怎么死的?”

“她被人杀死的!”

“什么?”

“她被人杀死!”小陈加重了语气。

郑×眼圈一红,眼泪扑簌簌直掉。

据他介绍,年仅25岁的曾女是曾家唯一的女儿,自幼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娇生惯养,随着光阴流逝,在溺爱的羽翼下,她越来越任性,孤傲,强烈的自尊心使她忘乎所以,谁都不放在眼里。从她房间拿到的玉照上看,正值豆蔻年华的她,长得如花似玉,端庄的小嘴,洁白的牙齿,尤其是那张稚嫩的鹅蛋形脸上,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特别逗人喜爱,加上一身时髦的打扮,显出一种山村姑娘不同凡俗的美,怪不得她被村民们誉为山村“一枝花”,有不少青年后生追求她,可她一个也没看中。三年前,郑×打工到山村,曾的父母看他有手艺,脾气好,可与女儿相匹配,就招他上门当女婿。

郑×有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心满意足,竭力扶持这个家,曾家田中活他包干了,家务活他也抢着干。对于曾女,他极力讨好,小心伺候。岳父母心中暗喜找了个好女婿。然而,脾睨一切的“一枝花”并不高兴。她嫌丈夫的个子瘦小,没有大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这也看不顺,那也看不惯,渐渐的夫妻感情出现裂缝,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近年来,“一枝花”常同丈夫闹离婚。郑×屈“嫁”曾家为婿,名声上本已低人一头,要是再离婚,岂不更加让人笑话,懦弱的他苦苦哀求,死不离婚,逆来顺受,即使挨了耳光也决不回手。眼看一时离婚不成,盛怒之下,“一枝花”竟不顾夫妻之情,抛下年仅半岁嗷嗷待哺的幼儿,离家出走,到城关开了个小食

店。城关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使她变得追求享受，追求时髦。她出入歌舞厅，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交朋友，沉浸在那种迷乱、渲泄、沉沦的愉悦之中，乡下的家早已被抛置九霄云外。她偶而回家一趟，也是与丈夫分居。郑×与她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郑×”，小陈刹住他的话头，切入正题：“19日夜至20日夜你都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事？”

“你们怀疑我是凶手？”郑×的脸上成了菜青色，“我确实想过要杀她，甚至想与她同归于尽，但我还舍不得她死，我下不了狠心。不然，她早就……”

“郑×，请你别瞎扯，回答我的问题，”小陈严肃地发问：“这两天你干了些什么事？”

“这两天我去抓鱼，砍柴，打扑克，再就是睡觉……”郑×像背公式似的，把自己在妻子被害前后的活动情况，一古脑儿倒出来，说得毫无破绽。并提供妻子爱跳舞，有情夫，可能是被情夫所杀等情况。

一贯重视调查的陈副局长不忙于下结论，而是组织干警二下发案地核实查证。

一位农民证实，19日夜，郑×和他一起到小溪里电鱼至天亮，曾母反映，20日上午，郑×在家睡觉，未出过门，并提供曾女归来的19日夜，与郑×分居，女儿和自己睡在一起。另外几名村民证明，20日下午，郑×和他们在一起上山砍柴，当夜打扑克至天亮。

郑×虽无作案时间，但他恨妻子太深，会不会自己不动手，叫别人暗杀？他提供的妻子爱跳舞，有生活作风问题，会不会是故意移罪于所谓的“情敌”，借以转移公安人员的侦查视线？总之，一天多的侦查，“一枝花”之死仍是个谜。

舞场迷雾

局领导十分重视案件进展情况。局长听了专案组的汇报后，进一步断定，曾女被害，情杀的可能性最大。下一步的工作要紧紧抓住与曾女有“情缘”的人为重点，尽快破案。

陈副局长把专案组分成三个小组行动。

第一组：三下发案地，特别是曾女所处的山村，了解同曾女有过恋爱，甚至提过亲的男青年，逐个排查，但未发现嫌疑人。但是：刑侦人员在无意中得到一个放牛娃提供，20日上午，有个壮汉和曾女从自然村凉亭往村部方向走，这天，正是曾女被害的日子，壮汉有作案时间，被列入杀人嫌疑。

第二组：到曾女开的小食店，想通过周围群众找小工了解与曾女有关系的男人，但群众并不知道小工的姓名，更不知道她家在何处。刑侦人员打道派出所，调阅了暂住人口花名册，查出小工吕×及其乡下的住址。当侦察员风尘仆仆赶了几十里地到吕×家，吕×已外出打工，一时难以找到。

第三组：专门到舞厅调查。最后会聚在曾女最常去的一家舞厅访查。这是一家通宵舞厅。侦察员一进去，但见厅内烟雾弥漫，昏暗的灯光，和着震耳欲聋的迷乱的所谓流行曲词，男男女女你拥我搂，勾肩搭背，扭腰挪臀，狂跳得大汗淋漓。沙发上一对对男女歪倒其中，也不知是夫妻？情夫情妇？还是朋友同事？可以想象，曾女泡在这种异性极易冲动的浑浊不堪的舞池中，能陶冶出什么文明情操。

舞厅老板被叫到一旁询问。他反映，曾女涉足舞厅有半年余。起初，她并不会跳舞。由于她长得桃面蛇腰，楚楚动人，常有男人邀她伴舞。总算她天赋高，没多久就练出了优美的舞姿，青睐她的男性舞客越来越多，不下“一打”。专案组把这十几个对象一一开列出来，逐一筛选，最后把焦点聚在一个叫“高杆”的身上。

据了解，曾女被害前一段时间内，“高杆”常带她一起来舞厅跳舞。旁人见他俩卿卿我我，双双出入，以为是一对恩爱夫妻哩！

侦察员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高杆”，他是个经商好手，近几年发了财。家里虽有娇妻爱子，他却情不专一，时常外出拈花惹草，找情妇寻欢作乐。

当侦察员出示曾女的照片和现场的尸照时，“高杆”只看了一眼，脸色白得像抹上了纸灰，目光惶恐地在地下到处游动，鼻尖上冒出了密密的汗珠。他愣了半晌，打颤着说：“我没有杀她，她怎么

死的我不知道……”

“快说，你是怎么认识曾女的？和他又是什么关系？……”小陈连珠炮似的发问。

“高杆”吞吞吐吐地道出了自己和曾女的风流韵事。

一个月前，他和朋友上舞厅，看到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舞姿优美，眉目多情，光彩照人，不禁看得发呆。经朋友介绍，知道她就是“一枝花”，不仅善跳舞，也好赌，“高杆”见她美若天仙，馋得涎水欲滴。他相机邀她伴舞。一曲舞毕，他给了她小费，她没有拒绝。往后，他又给她许许多多好处，她便和他混在一起了。一天，他跟几个哥们找曾女赌博，兜了几圈“方城”，曾女输个精光，倒欠了“高杆”的债，他把她拥进密室……赌债一笔勾销。他俩互相迷恋，高杆爱她风骚美貌，“一枝花”贪他英俊富有。自此，俩人明里上舞厅逍遥，暗里在鬼混作乐。

一天夜晚，“一枝花”和他云雨之后，带着哭腔说：“你快娶了我，不然，以后就难办了。”“高杆”听了顿觉诧异，一再追问，她道出了苦衷：有个叫“羊牯”的苦苦追求她。那“羊牯”五大三粗，武功了得，巴掌大的鹅卵石，挥掌一劈两半。“一枝花”起初欣赏他的阳刚之气和袋中有钞，和他好上了。后来发现他性格火爆，举止粗鲁，逐渐反感，但又摆脱不掉。“一枝花”想早日与“高杆”成亲，有了保护伞，便不怕“羊牯”纠缠。

那知落花有情，流水无意。“高杆”已有妻小，他和“一枝花”偷情，纯粹是寻找刺激，对“一枝花”并无真心。再听说那“羊牯”武功高强，自己不是对手，心里暗暗叫苦。只好哄着她，虚与周旋。打算找个机会与她分手。没想到她已遇害了。

深入调查，“一枝花”遇害的那些日子，“高杆”正好和朋友一起到外地进货，并无作案时间。案情似乎在节骨眼上卡了壳。

“羊牯”与壮汉

陈副局长听了三个小组的汇报后，心里仔细揣度：虽然各组未找到真凶，但都挖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那个放牛娃提供的“一

“一枝花”被害那天与她同行的壮汉是谁？还有，“一枝花”的情夫“羊牯”到底是谁？他和她之死有无联系？他决定以查“羊牯”和壮汉为主，查其他嫌疑人为辅的方法，展开“一枝花”被害之谜。

夜，刑侦队会议室里明晃晃的，各小组汇报搜集的线索，犹如涌泉喷出。城关组的侦察员，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小工吕某，从她口中得知“一枝花”浪荡的私生活情况。她反映，年初，“一枝花”和一个25岁左右的男人认识。这男人身强力壮，“一枝花”与他一见钟情，亲切地称他“杨哥”。初时，二人感情很好，在一起同居。“一枝花”帮他洗衣服，带儿子。为了结婚，“杨哥”还把儿子卖掉。后来，不知怎么的，俩人时常吵架。19日上午，“一枝花”回乡下家里，下午，“杨哥”的影子也不见了。以后，他俩都没露面，吕某只好落锁回家。吕某不知道“杨哥”的住处，只知道有人传说，他在年初强奸了前妻，被公安机关收审过。

说起“杨哥”强奸前妻被收审的事，刑侦人员马上联想到三个月前发生的一桩事。

一天，有个姓杨的少妇来局里哭诉，她和丈夫杨福离婚后，路过小溪，被杨福强奸。之后，又把她挟持回家强奸。杨福还拿出炸药强迫她复婚，扬言如不同意就要炸死她。杨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求惩治杨福。为此，杨福被收审。后经查，杨福夫妻自幼青梅竹马，婚后感情甚笃，不知何因，几个月前俩人闹得不可收拾，乡里无法调解，只好同意他们离婚。杨妻留下四岁的儿子，自个搬回娘家住。但俩人并未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夫妻关系尚未解除，因此，杨福不构成强奸罪，被无罪释放。

城关组分析，如果吕某所讲属实，那么，“高杆”提供的“羊牯”应是“杨哥”——杨福。据此判断，杨福与“一枝花”关系暧昧，当他失去前妻，又得不到曾女时，很可能为报复而铤而走险，他有杀人动机。

第二小组三下发案地，挨家挨户访查，收获不少。一个老人反映，8月20日晨，他看到曾女和一个留八字胡的青年男子从村部走出村外。另一村民反映，20日上午9点多，他开车路过焦油厂，看到一个陌生的粗壮男子坐在焦油厂边啃瓜籽，好像在等人。两个

村妇反映,她俩到过曾女的小食店,曾女把“杨哥”当做好朋友介绍给她俩认识。公安人员进村调查的第3天,她俩在村口遇见“杨哥”,他说要找曾女。当她俩告诉他曾女被人害死了,公安局来查了时,“杨哥”脸色紧张,赶紧离村而去。

第二小组的意见是:从二下发案地放牛娃提供的在村里凉亭看到的壮汉及这次老人、村民遇见的男子汉,都具有壮汉特征,都出现在20日上午,因此,应是同一个人。这个壮汉同曾女一起行走的路线:凉亭——村部——焦油厂——杀人现场,是同一路线。由此断定:那个壮汉有作案时间,应列为重点嫌疑。但是,这个壮汉是否就是杨福难以确定。

两个小组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陈副局长默不作声,在这种激烈争论的情况下,他总是洗耳恭听,让下属充分发表意见,集中干警们的集体智慧,最后作出准确的判断。

这时,值班员匆匆走进会议室报告:“副局长,有个知情人有重要事情报告,说是要单独向你反映,你看?”

“行!”陈副局长眉峰一扬,大步跨出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接见了知情人。

知情人面色紧张地说:“陈副局长,七月中旬,杨福找我玩。他告诉我,他爱曾女不惜离妻卖子,但曾女跟别的男人乱搞,如果她不答应结婚,他就要毁了她。杨福还拿出一包炸药两个雷管给我看。我想曾女的死与杨福有关”。

“谢谢你的合作。”陈副局长紧握住知情人的手。当他再次回到会议室时,四方脸上露出了笑意。刑警队员从他兴奋的神采中,看出这位具有十多年刑侦经验的上司,一定带来了喜人的消息。但是,他们更相信他的敏锐的头脑和精辟的判断。

“今天大家的调查很有成绩,”陈副局长一锤定音,“从掌握的情况看,杨福极可能是凶手。”

大家凝神屏息,听着陈副局长的分析。

“第一,杨福有作案动机。调查表明,他爱曾女,为了同他结婚,不惜抛妻卖子,当他爱她如痴如醉时,发现水性杨花的曾女另